

妈妈的爱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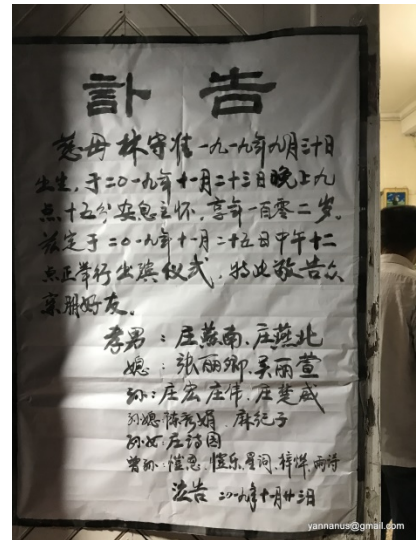
燕南 2020.7.25

妈妈去世九个月了。去世那天下午，我从网络摄像头看到弟弟（从四楼的菜园里）摘了一堆番薯菜苗，来到妈妈床旁，大声地跟妈妈说：我来你房间拣菜，陪你。那时的妈妈，102岁的妈妈，没什么反应。但她脑筋还非常清楚，就如五天前宾姐带毛妹来看望她一样（右图）。



讣告传来，我倒没有太多的伤心。对妈妈，她脱离苦海了。对弟弟，70余岁的他照顾妈妈多年，也解脱了。

但妈妈的爱，是我和弟弟不能遗忘的。1949年爸爸去世时，他34岁，妈妈28，我8岁，弟弟5岁。妈妈曾说她想过把我们带到九龙江，全家投江自尽。但她坚持下来了。无米煮饭，她曾到外婆家借来一手帕米。无菜，我曾清炉子，用炉灰去换来一分钱买酱瓜。60年代我读大学时，妈妈的初中同学从印尼回来到漳州，托人带话，希望跟妈妈见面。但妈妈几十年来没有做新衣服，羞于出门了。



读中学时我得了大脖子的甲状腺炎，妈妈找了朱校长，让林护士每日给我打针。为了我，妈妈跟海澄姨吵了一次架。那是因为我们去海澄时，我擅自带弟弟去小溪边玩水。海澄姨闻讯赶来，给了我一大巴掌。后来，海澄姨父也挨了妈妈一顿痛骂，因为前一天晚上我擅自修回来外婆家，他把共用的房门关了，不让我进去。



有妈妈，就永远有家，有避难的海湾。就如我在献给妈妈的网页（链接如下）说的：

“妈妈”可以不必有名字，因为在孩子的心目中，妈妈就是妈妈，只有一个，不会混淆，无可替代。在平安的日子里，妈妈是乐园；在动荡的岁月里，妈妈是安全港。

“妈妈”当然有她的名字，有她的时代，有她走过来的路--一步步。人间有多大苦难，她都知道。人间有多少希望，她也都知道。

<https://yannan.us/mom/mom.htm>

这张由宾姐保存的照片，应该是1953年冬天拍的。燕南全付戎装，是福建省烈军属子弟学校的治装。那些（来自缴获的）黄呢军装，以后也全部穿到燕北的身上。我们两个幼小的小兄弟，就靠妈妈一双瘦弱的手，靠她一个月24块的临时工工资，拉扯长大，直到1983年我大学毕业。

岁月如斯，愿百岁妈妈知道：我们感恩，我们记住。愿遇难88年的年轻的（37岁）爸爸在天之灵安息。
燕南 题于 2017.10.11